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子問卷七至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舉人臣汪元亮

童子問卷七

宋　輔廣　撰

蕩之什三之三

蕩

一章　蕩蕩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蕩蕩同言其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君而今也疾威而多僻何哉此怨天之詞也巳下四句則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葢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率多敗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天命之多僻也皆人自取之耳

二章　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嗟歎殷紂之辭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畧似紂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暴虐則無以為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也慆德謂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斂之臣也所以敢為暴斂之事者只緣慢天故爾然此等人雖是天生在世上若人君不用之則何緣為害今厲王乃興起其人而自力以用之獨奈何哉

三章　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将反移於已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

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四章　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王姿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衆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五章　此章則言厲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既沉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也而以為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既愆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怭怭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呶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

六章　小大近喪即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蜩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

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七章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耳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

八章如大木之揭然蹶起枝葉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自撥絕矣紂與厲王之世正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為言者蓋欲厲王之知所畏知所警也其末又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則其感發於王者尤切矣

一章 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抑抑然之威儀乃是德之廉隅也故有哲人之德則必有哲人之威儀然今之所謂哲人者則未見其威儀也如是則無哲而不愚矣此其意蓋以威儀為主故詩記以為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威儀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下四句又釋上一句疾如所謂古者民有三疾之疾㢘人之愚則是其氣禀之疾所宜有者哲人之愚則反其常而不可曉矣此甚言夫哲人之不可不敬慎其威儀也

二章 無競維人舊解皆以為所用得人而先生獨以為能盡人道者蓋此詩本為自警而作兼一詩皆不及賢人之說況首二章所重在威儀又以下二句觀之亦是盡人道之事不應說及所用之得人也

此與頌中所言不妨各為一意正不必拘也無競維人謂無強於人耳故引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若知得此理則下面許多事自任不得皆著如此做方盡自然四方皆以為訓也覺訓直大而詩記以謂德行乃覺民之大者雖與上下句文意相協然直大亦自具覺民之意直則明大則著惟直與大則自然能覺人也

不為一身之謀而為天下之慮者訏謨也所謀者大則其命令之出也必審定而不易朝令夕改者不能訏謨者也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者遠猶也所圖者遠則告戒于下者必以時而不忽號令不時者不能遠猶者也

盡人道也覺德行也治己之事也訏謨定命也遠猶辰告也治國之事也內則治己外則治國諸侯之職舉矣終之以敬慎威儀為民之則者又所以著威儀之為重也詩記謂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者是也

三章　此章則言當時習俗之不善而恐已或墮於其間正所謂自警者也觀賔筵之詩則當時之人顛覆厥德荒湛是從而迷亂于政者可知矣先言迷亂于政者以承上章之意而言也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執也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

四章　此章承上章而言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

五章　此章又承上章而言又當質我人民謹我侯度用戒一切所不慮之事質訓成與定惟成而後

能定也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治國之事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也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人能慎其話言而不妄出敬其威儀而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柔且嘉矣柔嘉謂温柔而嘉美也不柔則或至於麄暴不嘉則或至於惡厲麄暴惡厲則必至於荒耽酗酒敗德亂政何有於威儀言語哉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吟詠之久則使人惕然有訒言之意詩可以興與南容三復之意皆可見矣

六章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者

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以慎謹於言語矣

七章 上二章既戒以謹言語而六章之末又及夫謹言之效矣故此章又戒以當警懼於不睹不聞之中其事益密矣是其次敘宜爾也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温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是顏此亦内外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于有過失乎然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存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則便間斷矣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尚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之乎唯不敢有所厭斁則此心始無間斷也

八章 敬威儀慎言語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際則其所以脩德者可謂至矣故此章言為德而人法有必然之效而又戒以慎終如始君德之在內者則必使之既臧既嘉而無瑕容止威儀之在外者則必使之既淑既慎而無過不僭則又言永無差謬不賊則又言永無虧損如是則鮮有不為人所法則者此必然之效也又戒以不可為浮言遺亂而怠惰放逸也

九章 荏苒柔木則言緡之絲而以為弓矣溫溫恭人則維德之基矣此興體也武公年數九十五矣作抑詩以自警而三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為進德之基蓋人才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先生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先生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溫溫恭人

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皆謂是也自此以下皆戒以聽言自警之意此章則先泛言智愚聽言有不同也古人之善言古人之德也行之不待強揠順吾之德以行而已此哲人之事也若不知德硬要去做也不得

十章 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未知臧否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橫渠先生又云既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其有警矣而猶不之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況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末而曉之曰凡民苟不自盈滿而能受人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莫成者乎其所以自厲者深矣

十一章 此章又言其不能聽受人言者以自警其意尤切矣我使誦詩之人自我也武公豈有是

哉雖無是而自以為有是此聖賢兢業之心不自滿假之德也柔嘉温恭之事也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誠也謂之睿聖不亦宜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者言昊天甚明其知我生之靡樂也其所以靡樂者即下文所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也武公平日之視人想亦如此故令人誦詩以警已而云然也人不知自修則以忠告為見虐者多矣亦聿既耄終言其實也

十二章 此章則又以喪亂自警懼也若武公者可謂能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者也回適其一已之德而使夫民至於困急無告則喪亂至矣

章句 先生嘗有説曰衛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使人日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大凡

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詩自有好底　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盖本於此詳咏武公之事又知人心之危一或懈怠則非心邪念將乘間抵巇而入之矣其所以戰兢自持者盖不可一息有所間斷也一詩之中曲折次第惟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未死之前誓當以此自警也

桑柔

一章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比周之盛時仁覆天下也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比厲王殘虐害及天下也

君子之心憂思不絶悲憫之久則其情況可知矣此所以號天而訴望其矜憐也

二章　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㦎若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為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蹙也

三章　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非有所指言也葢言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四章　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言之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言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五章 厲王暴虐征役不休非無事者則豈無所謀與所慎哉但皆不得其道故適足以長亂而自削故告之以所當憂恤者而誨之以序爵之事人君之職唯在於辨別賢否而用之耳況賢者之能已亂如濯之能解熱乎則厲王之所當急者何以哉於此而猶不能幡然致其憂恤則其何能善哉亦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六章 人若遡風而立為風所迫則氣唈僾而不容息遇可哀傷之事亦然當此之際則不敢復有進為之心者宜也幸而有一人焉心欲有所進為而人皆使之勿進云事已如此雖進而有所不逮矣於是退而好此稼穡與民力作以代祿食且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夫使賢者自喜於力農以代食則時之不可為仕之不可進也可知矣

七章 觀此章滅我立王及上章莽云不逮則疑是詩作於共和以後宜矣然所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又却恐非追刺之語故先生疑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又承上章而言雖稼穡今亦盡病而不得以代食矣於是哀痛中國之皆危盡荒已將危困以死無有膂力更念天亂也

八章 順理之君所以能使民尊鄉之者以其能用賢也不順理之君所以能使民狂亂者以其能用不肖故也其所以能用賢者蓋以能操持其心而不為私意所乘廣詢博訪必盡衆人之見重加考擇而謹慎以用之故也獨言相者舉重者言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其所以用不肖者則以任偏見以為善又執私意以行之故也人君用賢則民皆有定志用不肖則民皆眩惑狂亂奔競以圖進矣

九章 朋友既相譖毀則不復相與以善也上無明君則人倫攸斁故朋友道絶此所以進退皆窮也

十章 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遯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寘行倒曳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

十一章 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夫言也夫善人國之寶也所宜求訪而進用之忍心民之賊也所宜擯棄而決絶之今也維此良人則弗求弗迪維彼忍心則是顧是復厲王貪暴故其好惡悖理而用舍乖僻如此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民之所以貪黷悖亂安為荼毒之行也

十二章 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隱暗汚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

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汚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十三章　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興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集傳以四句為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言女欲聽言則我對之然心知其不能用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凡若此者皆由王不用善故反使我悖亂如此也貪人謂榮公者是也敗類猶圮族謂圮敗其族類也榮公好利致厲王不得其終則於其族類蓋可知矣

十四章　朋友謂同事者亦恐是指榮公而言予豈不知而作承上章聽言則對而言也言我豈不知其不能聽用我言哉然我之言亦或有中如千慮一得者謙辭也然我以言告汝蓋往陰覆於女乃反加怒於我何哉

十六章末兩章之言亦必有所指蓋亦榮公之黨貪暴之徒耳故以為善背善詈職競職盜為寇為民不利也所謂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者是也雖曰匪予者言彼既為惡言以詈君子而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之言此乃善為反覆者之態也然我已得爾之情且事已著明而我已作爾歌矣其可得而揜覆哉此有所指明矣

章句桑柔一詩至十六章長而難看詩記後逐章以數語說過庶幾首尾為一教人易看但有未詳盡者今依集傳說修補之一章以桑之既采一朝而盡以比王室忽焉彫獘故其心悲憫而號天以訴也二三四章則述征役者之怨辭也五章則告之以聽任之道以救塞亂源而復憂其不能用也六章則承上章而言賢者憂懼不敢仕進而退親稼穡以代禄食也七章則又承上章言天降

喪亂厲王不保其終而又下蟊賊病傷稼穡使賢者復不得以代食也八章則思古傷今而言厲王用人之際不考衆謀不通衆志而所用之人皆非賢者而民因以狂亂也九章則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朋友自相譖毁而進退不能也十章則言用事者大率皆昏愚無知之人安危利菑而已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之貪亂安為荼毒也十二章又言君子小人所行各有其道也十三章則又專言貪人毁類我欲告之而心知其不能聽用故雖誦言而其心如醉由王不用賢者故使我悖眊如此也十四章則承上章而言同寮不正不能聽用我言而反以赫怒加我也十五章則反覆言其所指之人專為反覆競為不利而深惡之也十六章則又反覆言其專為寇盜善於反覆而直詆之也芮伯之言如此則當時在朝之人可知使反覆寇盜之人聚於一朝則厲王

之不終宜哉

雲漢

一章 夜觀雲漢知無雨候因仰天而訴之如此惻怛之仁也何辜今之人言斯民何罪而遭此知所職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禮無不舉誠無不盡也天何為而不我聽乎

二章 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地也靡神不宗徧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舉舉其禮此言宗極其尊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尊也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救災人事也故言后稷不克臨享神事也故言上帝不臨耗斁下土何為適當我之身乎不敢知之辭也或者之說意尤切然觀詩之意及上意寧字義恐只當如舊說

三章推字作推測之推亦通但以下章沮字觀之恐亦只當作推去之推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災之及民者甚矣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則言又將及已也豈可不相與極其畏懼之誠哉先祖之祀亦將遂絶於此也

四章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而無所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

五章魃旱神也旱之為災如此豈無主之者是必有神也旱虐之如惔焚如水患之為昏墊也則不有我聞則又甚於不我助也寧俾我遯寧亦何也言昊天上帝何不使我遯逃而去位乎

六章 言欲去則出無所之故復黽勉而不敢去也藴氏以畏為不敢甚當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虞度也然我之敬恭明神不敢少怠則明神乎宜亦無所恨怒也

七章 歲凶年穀不登故上下離散無有統紀止言百官者百官猶如此則萬民又可知矣百官既窮病如此則宜無一人不欲周救百姓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者君吏民三者相須有一病焉則皆受其病此理之必然也瞻仰昊天云如何里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

八章 此又承上章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而言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助王昭假於上天者已不遺餘力矣今雖死期將至然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然此亦非各為一身之謀也乃所以為萬

民為百官耳於是又呼天而訴之以終求安寧之惠也張子不敢斥言雨之說甚當於篇終尤見宣王畏天之誠也

崧高

一章 申伯甫侯皆姜姓之國神農之後四嶽之子孫也而為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於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故董仲舒亦以為上天祐之為生賢佐焉此詩本送申伯而并言甫侯者以其同出或又嘗共事故也

二章 申伯之亹亹乃大禹孜孜之心也唯其有是心故王使之纘其先世之事作都於謝而使諸侯

以之為式法也又使名伯往定其居宅以成是南方之謝國使申伯後世世守其功益又欲為其久長之計也名伯之所以定其宅者固必有其道矣故先生并載或者之說於後

三章 庸恐只是言城定居宅作城郭徹土田王皆使名伯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城郭立然後徹土田觀下章有假其城則城亦名伯為之也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者申伯為卿大夫時益必有家臣今出封於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

四章 申伯之功名伯是營言凡申伯之功皆名伯所營也有假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名伯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五章 此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鄣此南土也

六章此章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也信邁誠歸先生以為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者深得詩意王先使名伯為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土田遷私人以分其業終又斂賦稅積餱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於是以禮餞之則王之待申伯者可謂至矣

七章此章不徒見申伯之宜其職亦見王之用申伯得其當也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賢則為文武之士之法則始言番番但見其武終則并文言之

八章此章則言申伯之德今之其國必有成功著聞於四方之侯國此吉甫所以作詩送之也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揉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侯國此尹吉

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其詩孔碩言其詩之甚大也其風肆好言其聲之遂好也如是而為申伯之贈則光寵矣

烝民

一章首四句尹吉甫亦是平說將下來而包涵至大義味淵永使孔子讀之而贊其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深矣所謂有德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哉　天佑人君莫先於生賢佐莫長於生賢子孫

二章柔嘉即所謂柔善過其則則入於惡矣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於內

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

三章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於齊則亦經內外之一事也

四章肅肅尊嚴之意王命之尊嚴如此山甫則奉而行之邦國則有順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而言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己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歟

五章二章既稱仲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強禦者言之柔而不過乎則則時當剛而剛矣先生謂柔嘉非軟美保身不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

六章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蔽故懵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　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闕此亦非強立者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　愛者秉彝之性莫能助者拳拳之心

七章每懷靡及應四章之夙夜匪懈也言每懷靡及故說車馬之健與疾言王以禮遣之則說四牡之盛鸞聲之和以見騶從車馬之光華末章之騤騤喈喈則又言其既行之儀也

八章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內外之事無不總理而

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此意也唯尹吉甫能知之故作詩而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仲山甫而三讀焉則知其能度其心矣

章句　崧高烝民皆尹吉甫作只觀此二詩則當時人才之盛如此宣王安得而不中興哉詳味二詩之意則仲山甫之人品尤優有非申伯之所能及者有學者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先生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某說即召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强說便成穿鑿又

日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　又有問者曰氣質之害直是令人不覺令非特讀書將就他氣質上說且如每日聽先生說話也各自以其所偏為主如十句有一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先生曰是如此且如仲山甫一詩蘇子由專歎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恭伯偏喜柔嘉維則一句某問何不將那柔亦不茹以下四句故好某意裏又愛這四句問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却似中平曰也自剛了問剛底終是占得分數多曰也不得只是比柔又較爭

韓奕

一章 韓侯即位除服以士禮入見天子而聽命王既錫命之而歸詩人作此詩以送之故首言韓國之鎮山乃禹所甸治今韓侯自彼而來受天子之命使繼世為諸侯皆所以寵光韓侯也無廢朕命為王言以戒之使不可廢墜我之所命也朕命不易猶言朕命不再以見其信任之篤也夙夜匪解勤也虔共爾位敬也為諸侯而能勤與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侯自可力脩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榦正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

二章 此章又言韓侯禮儀車馬之盛以見其光寵也自其行來而言故先及於馬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其事之重禮之盛也

三章此章則言其出祖鄭箋謂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者是也末稱侯氏則知顯父以天子之命出餞其行所以見殷勤留戀之意也酒之多及衆也殽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恩也

四章此章言韓侯覲禮既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壻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姞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其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輿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姞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五章此章承上章言蹶父亦能為其女擇所歸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敏其為卿士出使侯國所歷之多而為其子韓姞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樂也重言甚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訏訏北

地少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訏訏然大也既言川澤之大故遂言魴鱮甫甫然之大麀鹿噳噳然之衆不唯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何如哉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言既喜韓姞之有此善居則韓姞之安與樂也可知矣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姞有以當其心此章言韓姞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詠也

六章 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强於自治而修其職貢於王也言韓城之大乃名康公奉王命而以燕國之衆築而成之而又命因時百蠻而長之則王室之視韓亦重矣今又錫韓侯以夷狄追貊之國使為之伯焉然則韓侯固當上體此意而實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以其國之所有

時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强責其所無也

江漢

一章 首章但言師衆之行皆莫敢安徐而曰我之來也唯淮夷是求是伐耳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故次章便言其成功

二章 所伐者在南之淮夷耳而言經營四方者南亦四方之一也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鬭則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名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三章 名穆公既平淮夷王因命以辟四方東西南北之疆界井其田畝重新一一整頓一番使復先

王之舊不以亂既除苟安而遂已此可見宣王眞能明文武之功業也使後世之王者常能如此則荆楚何能獨張王於南方邪夫辟其侵地治其疆界并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於是名公遂疆理之至於南海而止經理南方而極於南海則無有不到者矣

四章此章則言王始命來江漢之時使之徧治其事以布王命且曰昔文王武王受命之時唯康公為楨榦今穆公無以子小子之故但自為繼嗣爾康公之事可也爾若能開敏爾之功則我當以福祉錫女也肇謂自爾開之敏則自能有功也

五章于周受命自名祖命使名公受命於岐周者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也岐周文王之所

居也雖文王之命而實自康公而受之故曰自名祖命也人君處崇高富貴之極故人臣欲報謝者他無得以加之唯曰壽考之長及子孫之多而已

六章　名公之報謝天子不獨口稱其萬年而已既歸又答稱天子之美命而作康公之廟器以勒王策命之辭而考其終之所成又祝天子以萬壽焉所以頌禱天子者至矣下四句又所以致戒也天子之明德不息則令聞亦不已故美其令聞而進之以不已之誠也穆公本以平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願天子陳其文德以洽四方之國則用兵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之忠誠亦至矣

常武

一章　江漢既言遣名公平淮夷矣而常武又言宣王自將以征淮夷者意者名公乃征淮南之夷而

宣王則自征淮北之夷也召公征淮南之夷故疆理至於南海宣王征淮北之夷故但言省此徐土而已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益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

二章　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久則毒民而傷財

三章　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之威靈氣燄烜赫而盛大如此也周自夷厲以後王師不出久矣今宣王乃自將以征不庭故人望其威嚴如此也然王師之行則不急不徐自有常度本為徐方繹騷而往震

驚之令果然如雷如霆而徐方自然震驚矣有以震動驚懼之則亂自然止古人用兵多是如此何待親與搏擊以至多殺人哉

四章此章則言或有不服者亦不免於虜執然但不過君臣各奮其怒厚集其陳而執之耳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者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勢也臨戎不可以不怒不怒則無以作士氣也

五章此章則承上章而言王旅之盛如此疾言其衆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不可禦言其强不可絶言其屬不可亂言其整不可知言其深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濯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

六章此章則功成而歸美於王之詞也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焉

瞻卬

一章 我則瞻卬昊天而天則不我惠顧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桯杌不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為之蟊賊者無有平夷届止之期刑罪而為之網罟者無有平夷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此益極言天下之病

二章 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三章 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了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襃姒也襃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梟為鴟非不能言也而適為亂階厲字

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譖夫人則戕敗於已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為姦之意而并收歐陽公之說以為有國家者之戒其意切矣

四章先生謂婦寺以其知辯窮人之言者知則哲也辯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章而言婦人而有知辯者之為害也以其知辯窮人之言用心慢害而變詐譎憸不知自咎責而但曰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婦人不務蠶織而圖朝廷之事正如君子不務義理而知商賈之利也

五章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寺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君有君之威儀不弔不祥則與君之威儀不類矣已既不仁無禮

又無君子以正救之此
邦國之所以殄瘁也

六章　善人云亡乃天之降罔也重言
之以深致其意幸王之或悟也

七章　此又承上章心之憂矣而言我心之憂既已久
矣非自干之也故爲亂不在先後而適當我之
身乎今已勢窮事迫而無可爲矣故又冀幸於天庶
幾能有以鞏固之耳然天亦豈可外求乎亦惟王之
改過遷善則天無有不能鞏之者如此
則庶幾無忝爾祖先式救於爾孫子也

召旻

一章　言天之威怒甚爲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
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内而國中外而
邊境悉皆荒虚也此與瞻卬
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

二章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蟊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椓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

三章此又言王之舉措顛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葢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以皋皋訿訿者善於毀人以自益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戒敬恐懼甚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四章以旱草喻其國之無生意終必潰亂而已也

五章世之亂也氣象分明是日改月變人不自知唯仁者覺焉此詩人所以歎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也此詩專刺幽王任用非人故知疏與粺指君子小人而言疏糲而過精鑿則疏糲者自

變小人而遇君子則不知自替何哉愴怳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六章上章言禍亂之日亟此章言禍亂之從起不云者猶言豈不云也與下文不裁義同而先生解作今不云然者何哉池之竭豈不云由外之不入乎泉之竭豈不云由内之不出乎然則幽王之所以致亂者豈不由任用之非人乎不裁我躬者言害之廣憂之大而將有無妄之裁及於我身也有學者問此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未知如何先生曰作比為是又曰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詠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朗詠者久之

七章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而

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益天下雖亂亦豈盡無賢人君子哉特以上之人不能用而隱伏不見耳

童子問卷七

童子問卷八

宋 輔廣 撰

頌四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

一章

周雅當涵詠至於頌則尤不可不涵詠也如清廟之頌涵詠之則意味深長若用言語解著味便短周公祀文王於穆然清廟之中其顯相諸侯之德則既敬且和焉其執事之多士則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對越在天言敬之存乎中者同乎天也駿奔走在廟言敬之見於外者敏於事也即是而觀則文

王之德豈不甚昭明乎豈不可尊奉乎信乎其無有厭射於人也讀是詩當以身體之若親其時處其事則一時之氣象可見而文王之德無厭斁於人者可知矣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先生曰此說是

章句

書大傳言在廟中之人聞歌此頌凡曾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今讀此詩雖未嘗識文王亦當如見文王方是善讀詩

維天之命

一章 天道深遠無有窮已文王之德純一不雜故與天無間亦無有窮已此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則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程氏謂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最好玩味若有二有雜則便有間斷先後矣 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 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於後人之辭也

維清

一章 清廟言人人被文王之德維天之命則言文王之德維清則言文王之典雖同是祭文王之詩而其意則各自不同典謂法度典章清謂清明言其法度典章清明整潔而無有曖昧叢雜之弊也緝熙

謂此清明之典成非一日緝續而後能致也所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説肇禋周之祀典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者可知矣疑有闕文者恐是文王之典下須更有數句詠文王之典之辭然後以下三句結之也不然不應如是之畧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成效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烈文

一章　烈武也文文也辟公猶言君公也祭畢則飲福受胙故於其獻助祭諸侯而歌此言我之所以獲此福者實維諸侯助祭而得之是諸侯錫我以此祉福也兹者有所指之辭又言不但錫此祉福而已又將惠我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保之也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者此言諸

侯既惠我以無疆之祉福而使我子孫保之則我亦當念汝之有是大功而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先言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者蓋諸侯必無自封殖侈汰害於其國故王得以尊崇之而後念功之不忘而使爾子孫得以繼序而益大之不然則有害於國而自絕于天天子不得而私庇之也莫強於人因上文烈字言之也莫顯於德因上文文字言之也四方訓之不敢逆也百辟刑之有所法也於乎前王不忘者又嗟歎而言前王所以使人不能忘者不過以此而已此又戒飭勸勉之辭所謂忠焉能勿誨乎可見於此　中庸以篤恭而天下平解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兩句其義廣大學以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解於乎前王不忘一句其事實

天作

一章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大禹但能向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始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舊說訓徂為往雖若與上句之辭協然云彼往矣則不敬又釋下句為岐周之人既載其夷易之道亦無意味故一定徂作岨而以岐屬上句如韓文公所謂彼岐有岨云爾有夷之行則以為人歸之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意方妥帖又與皇矣詩所言相應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之而不失也

昊天有成命

一章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籍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者無間斷也

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

我將

一章　周之時祭天於郊以后稷配此言天與文王故知是宗祀明堂之樂歌　不敢必者所以尊之也必其然者所以親之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者所以自盡也在彼者雖有不敢必與必其然之異在我者則不敢不自盡也　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為動作不敢忘也日靖猶言日新言工夫接續也　天固無一物之不體況聖人之誠敬乎然聖人則不敢以是必於天也唯其不敢必於天此天之所以右享之也若夫文王之典我既不敢忘如此則文王之右享

我亦當如我之儀法夫文王矣所謂若有見其必然是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　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章句 或問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大享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者配之

時邁

一章 時邁其邦盡天子之職也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于我周也故使我薄言巡狩以震動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又能懷来柔安乎百神以至于河之與嶽亦莫不感格而来享我祭蓋王巡狩殷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言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明昭有周賛周之為周昭明于下以對越于上也式序在位言當以慶譲黜陟之典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又收歛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陳布於中國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戎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閲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

執競

一章　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内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上帝之所以君之者豈無自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禄之來反覆無厭也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心自強不息成康之明斤斤不已之故

思文

一章　聖人之德文武最盛文陽也武陰也而文取數尤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立我烝民者即

虞書所謂烝民乃粒是皆后稷文德之至也特言貽我来牟意者二麥是后稷時始出故史記亦特言稷好種麻麥而已蓋麻麥與秬秠糜芑皆肇始於后稷也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徧於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於中國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夫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於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

一章 序以為諸侯助祭遣于廟之詩者止以王釐爾成来咨来茹兩句生説又以首句不言諸侯而

言臣工故孔氏又謂成王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而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乃是創為此說以足成序說之誤明甚故先生以為戒農官之詩臣工保介皆言其官也終篇皆敕以務農之意觀此則其為戒農官之辭無疑矣然所命之官多矣他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敕之以重其事也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總敕羣臣百官使各敬其公家之事也王釐爾成者益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使之來咨來度也咨問度謀也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自此以下則專戒農官之辭維莫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而專務農事也如何新畬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也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而該舊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又歎美二麥之種以為今亦將熟而得以受天之明賜也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先生以爲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者甚富一年之間夏則有麥以接濟秋則有穀以蓄積天意之於民固亹亹然不已而民之受天賜亦亹亹然不已此成周之盛時事也命甸徒具農器者盡人事也奄觀銍艾者徯天命也

噫嘻

一章　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若是成王之詩則不應言其謚也噫嘻亦嗟嗟之意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農官而戒命之矣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使農官盡其所職以俾萬夫如是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使萬夫各自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以耕也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振鷺

一章人情見白物自是喜見黑物自是嫌如鷺與烏之類皆是純淨潔白不受點汚也是可喜莊子謂虛室生白白畢竟是好故以鷺比容來助祭之容貌修整也或曰興也然又似比　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斁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必如是然後可以夙夜以永終此譽也尊之曰客又以鷺比所謂譽也庶幾不敢必之辭也夙夜無斁息之意也永長也終竟也

豐年

一章黍稌熟則百穀皆熟可知矣高廩及秭則委積至多可見矣如此然後可以為酒醴以進祖妣既洽百禮則降福孔皆亦宜矣

有瞽

一章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業虡所以懸鐘磬而崇牙樹羽則其飾也故先言之鼓衆音之主也故次言之柷圉所以止樂者也故末言之於是結之以既備乃奏而又言簫管備舉簫管乃樂器之至微者至微者莫不備舉則凡樂之器無或有闕可知也喤喤聲大而和也鳴聲之小者也肅雝和鳴言其敬且和也先祖是聽合衆樂之聲如此而奏之於廟庭則先祖之神其必聽於是矣永長久之意

言不獨今日觀之也

潛

一章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薦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

乃序說也古注以為冬魚性定春鮪始來似亦可取魚性定故其肉味肥美可薦但春鮪始來無所考耳

雝

一章　諸侯之來也雝雝然而和其至也肅肅然而敬此善於形容者也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敏事之意助祭之人則有諸侯之尊為天子者則有穆穆之容此又形容其一時在廟致祭氣象如此於薦廣牡而下四句則言諸侯薦廣牡以助祭事庶乎文王來享以安我孝子之心稱孝子者親親之辭也假哉皇考總宣哲維人以下四句綏予孝子總綏我眉壽以下四句宣哲維人以下四句則言文王之德安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

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章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

章句先生據周禮論語定此詩為徹祭所歌據詩辭定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當矣又以論語三家以雍徹例之則知後或通用於他廟者可知也

載見

一章法度云者所該廣德禮刑政皆是也諸侯來見天子豈特勉循故事而已固將有所取法也休美也烈功烈也光輝光也言其功烈與輝光又皆休美也旂所以為章識故先言之和鈴鞗革皆有和聲故次言之以孝以享者致其孝誠以奉祭祀也言已率諸侯以致孝享則武王必當享之以介我之眉壽

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有客

一章萋且敬慎貌又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一宿而又一宿也信信再宿而又再宿也愛之而不欲其去也去而復追還之所以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慇懃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斁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祉福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武

一章 武王故稱其莫彊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勲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為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

一章 閔字與下疚字相應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衡可謂善説詩也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者所以釋其字義喪畢思慕所以釋煢煢字意氣未能平所以釋在疚字葢所以就文武

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言其效驗也非是成王固欲為此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然其所以就文武之業成大化之本則實由於此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為終身能孝也又言武王之所以孝者能思念文王常若見其升降上下於朝廷之上也葢成王身履其事故能知武王之如此故夙夜敬止以繼文武之序而不敢忘也

訪落

一章 成王自言其欲延訪羣臣以循武王之道則於謀始之義既得其綱領矣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

不曾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為予乃幼冲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廷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

敬之

一章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唯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於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已所為之事日監在茲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此以上述羣臣進戒之辭此以下成王自言以答之也序直以為羣臣進戒之辭

則維予小子一句如何說故先生用孔氏說而分之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一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

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説他光明則是亂道

小毖

一章 儆戒無虞舜之事也予其懲而毖後患成王之事也下此則殆矣此篇蓋為管蔡之事而作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曰予曰自曰肇曰允自反之至也如此則能自訟其過矣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自度之切而憂慮之極也悔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助之意雖不言而可見矣閔予小子言欲法武王之孝思念文王而繼其序訪落言欲謀之於始以循武王之道敬之言天命不可不敬而欲自彊學問求助於羣臣小毖言欲懲前失以謹後患其意尤為切至

載芟

一章 載芟載柞言其開闢時也其耕澤澤言其耕耨時也千耦其耘言其耘耔時也至是則其田間有隰有畛人得往來其間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言其民皆悉力於農事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有畧其耜俶載南畝此又再自其初始細言之此言田器之利而始耕作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則言其播種而其實含氣以生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驛驛接續貌言其苗之生意接續其自地以出受氣既足而其間有先長者也厭厭其苗則竝長矣緜緜其麃言其耘耔工夫詳密也載穫濟濟言其合衆以刈穫也有實其積言其既收而積蓄之也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言其蓄積之多而以之為酒醴祭其先而合其禮也言以洽百禮則享賓客養耆老皆舉之矣有飶其

香邦家之光言祭畢燕享賓客而邦家因以光明也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又言并以此酒食共養耆老而胡考因以寧謐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則又言此稼穡之功豐年之慶非但此處與今日為然也葢自極古以來固已如此矣周家以農事開國享此富盛福慶有自來矣故其言多如此可見其不忘本也

章句 與豐年相似則其亦穀始登而薦于宗廟之樂歌歟

良耜

一章 首言畟畟良耜所謂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也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言既種而生也或來瞻女謂婦女之來饁者筐筥饟具也黍筐筥所盛之實也笠耘者所戴以扞雨與日者也以輕為上糾

輕舉之貌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用鎛以刺而薅去其荼蓼也荼陸草蓼水草粟陸種稻水種也○自或來瞻女而下皆言耘耔之事既種而生則須耘矣耘乃農夫最勞之事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所謂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者是矣自此已下則言收穫之事挃挃聲之衆也栗栗積之密也其崇如墉之高其比如櫛之密以開百室一族之人同時入穀也蓄積備則婦子寧婦子寧則殺牲備禮以續先祖以奉祭祀皆是少不得底事

章句 良耜詩意雖與載芟相似載芟言邦家之光胡考之寧所用甚廣明是朝廷之事無疑若良耜則但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而已其言頗狹疑只是民人家事但列於頌中又云殺牛為牲則亦非民之事矣

絲衣

一章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不吳不敖言其威儀敬静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酌

一章　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渾不見其有迹直至時節到来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

王也
已

章句 酌與賚般三詩皆不用詩中字名篇故先生以爲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而三字義唯賚字可推曰酌曰般則其義皆不可攷序者强説酌字義而全不顧詩文初無此意故先生不取

桓

一章 綏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與武王不間毫髮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

以代乎商也

賚

一章文王既已勤勞於天下則武王從而受之宜矣武王既已受之則諸臣之有功者其可不思所以賚之哉於是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夫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於朝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不及車馬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般

一章 巡狩方嶽朝覲諸侯勞亦甚矣而古之聖王不敢廢者君道之當然不敢不盡也味般之詩則可見矣時周之命其義與上篇同

魯頌四之四

駉

四章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唯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所攷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魯侯牧馬之盛如此則其國之殷富可知此正與衛文公之事同而序以為務農重穀儉以足用之詩推言之耳詩中初無此事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

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蘇氏之說當矣至於思無邪一句之義則先生發明之已盡然人非不讀詩而聖人讀之所得至於如此則張子所謂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别者于此可見矣

有駜

三章 駜彼乘黄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也

泮水

一章 首章言其旂鸞聲是其往而未至之時故章末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以見人心之樂從而已

二章 此章則言其馬之蹻蹻然盛則是已至矣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

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

三章　此章言在泮飲酒則是在泮宮燕飲矣故自此而下皆頌禱之辭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猶言長策謂長久之道也應上難老之意其曰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

四章　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

五章　序以為修泮宮者正以此章既作泮宮一句生義將以作為創造則又恐魯不應舊來無學故遂以為修耳殊不知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詩而詩人頌禱欲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服耳故云魯國既作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於此下遂言顯其獻馘獻囚之事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

皐陶在泮獻囚此三代盛王時事而詩人願見于魯也

六章此章又願魯國衆多之士推廣上之善意奮其威武攘伐淮夷使其三軍之衆烝烝皇皇而盛不吴不揚而肅以致師克而和不爭其功伐也

七章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

八章此章則遂願其既獲淮夷之後淮夷如是來朝貢於魯有是寶物之富凡貢物龜為前列故先及之

閟宫

一章首章頌僖公修宫廟而因推后稷之生美其功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之本也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上帝是依之効也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即所謂百福也既言奄有下國而又言奄有下土者奄有下國封於邰也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禹稷之功相為終始相繼以相成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

二章此章又頌大王文王武王之功相繼以相成而成王大周公之功封魯公伯禽之事天使周伐商所謂屆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他慮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佑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此武王之所以封魯公伯禽也大啓爾宇則必不止於百里矣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

三章 此章則言考魯公之事而遂以頌僖公之能奉祭祀而顧其祖有享之以膺受多福也是饗是宜言上帝后稷既饗之而又宜之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皇祖伯禽以下羣公也又言降之福者不獨上帝與后稷也龍旂承祀儀物之盛也六轡耳耳車馬之整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僖公之誠也

四章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言祭而夙戒也白牡騂剛言牲之不同也剛亦牡也犧尊將將言酒也將將孔氏以為盛美毛炰胾羹言饌也籩豆大房言祭器也所脫一句言樂也萬舞洋洋毛以為衆多也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倒言之謂魯邦之常保有乎東方也虧毀也震騰驚動也不驚動則安靜矣毀壞有不必言也

五章 朱英綠縢二矛重弓言車上甲士所持之弓與矛也貝冑朱綅言步卒之甲與冑也甲士亦被

甲冑步卒亦有弓矛也大抵言器械精好也烝徒增
增言士卒衆多也壽胥與試王說偃言其君固已壽
富矣而為之臣者雖壽考者亦相與為公
用而自試也老者如此則少壯者可知矣

七章六章七章皆頌僖公服淮夷及東南近海之諸
國也六章既言其功故七章但言諸國之心相
服從
耳

八章八章既禱其福壽興復故疆於是遂言其燕喜
之事閨門之內則有令妻壽母朝廷之上則宜
大夫庶士外則保有邦國
焉則祉益多而壽益固矣

九章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
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桷者猶舄然
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
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

工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

商頌四之五

那

一章 商人尚聲於那可見綏我思成又見其尚鬼穆穆厥聲亦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其樂聲甚美也嘉賓夷懌是祭終之事方助祭之時唯敬而已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說自古以來唯恭敬是行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涵詠便見得是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 吳伯豐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

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其說如何先生曰鄭氏所引者常法程子之義則亦精矣

烈祖

一章 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凡子孫得以奉其祭祀於祖先者皆祖先之福有以錫被於子孫故耳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約軝錯衡八鸞鶬鶬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專言先代之後耳亦其序也天之降康惟以豐年則上下均受其福賜矣

玄鳥

一章上古之時風氣渾厚天人之感應極為近易又聖哲踵生亦非徒然故商頌周雅皆言契稷初生其瑞應之異乃如此葢當時已不能如古者矣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所與故能使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以至於奄有九州之地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此詩必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此葢重言商之先后皆有其德故其受天之命安而不危以至於今猶賴其福而得承其祭祀若無德則雖有天命而受之不免於危殆矣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祖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者皆備車服奉黍稷此即其所賴之福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此又言王者非私其土地能止於千里而實又為斯民之所居然其封域之廣則極乎四海之遠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者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

者祁祁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其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長發

一章 濬哲維商此一句贊商世多濬哲之君也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芒芒下六句則皆述此句猶言天之栽培我商也久矣

二章 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於商為國君則自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所以為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偹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於其孫相土

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大諸侯率皆歸之而極於海海外莫不截然齊整也此章又叙契及相土之時

三章 此章則承上章言契及相土之盛故天命未嘗違之以至於湯王業成而天命會益湯之生適當其時而其聖敬之德又日躋升以至于昭假于天久而不息唯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天子而為法於九州也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故能昭假于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四章 此章言湯既為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斿旒之與縿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寛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五章　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為諸侯附著駿驪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唯德厚者能之　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戁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戁竦荷天之休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六章　載旆秉鉞不敢不虔即所謂臨事而懼也此與不震動不戁竦並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言其氣勢之盛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此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苞有三蘖莫遂莫達具惡自有所不能遂也湯之興是甚麼氣勢天下安敢不截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蘖安得不自然以次而消靡乎

七章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

當乎人心也降于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

殷武

一章 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奮伐荆楚知所怒也罙入其阻不憚勞也裒荆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

二章 此章既已克之則慰安之戒敕之使之循其常禮而不敢為異也

三章 此章則因言諸侯朝王之常禮而使之自勉於農事也

四章 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故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

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五章此章則言高宗中興之盛有以保安後人之意曰商之都亳固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於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葢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六章此章則言高宗特為百世不遷之廟集傳以此詩為廟成始祔而祭之之樂者是也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閟宫之卒章文義畧同者葢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閟宫者亦取法於是詩乎

童子問卷八

童子問卷末

協韻考異

宋　輔廣　撰

周南

關雎采之　采舊叶此禮反永嘉陳埴器之云按禮當作履古音謂禮為履所謂禮者履也吴氏用古音今韻書禮履不同韻若用禮字恐人作泚字讀即與下友字音不叶不若用履字之為分曉後凡同音者放此後請問遂改從履字其未經請問者不敢易竝附於卷末

召南

甘棠勿敗敗叶蒲寐反按本已塗去寐字而不別出今未有考姑從舊字何彼禯矣禯古註本作襛從衣陸音說文衣厚貌二字不同騶虞五豝注豝牡豕北曰豝牡恐或當作牝

邶

谷風荼苦詳見載芟當為良耜涇以永興軍高陵作京兆陵陽縣云涇水出今原州止入河竝係新添內至京兆陵陽縣六字闕今輒增入我肆陳云按肆訓勞當從以世反若叶音則當從羊至反合別出叶音

鄘

桑中采麥陳云按麥多與德北國字同韻若從本音叶讀當作麥北反或莫力反今作訖力反乃是

殛字切響不同失其母矣不知吳氏如何用音碩鼠同

螮蝀命也陳云按彌賓反方與人字叶雖轉却本字亦不害為切響同音今方言亦有以命為民者

干旄紕之陳云按韻書紕篇夷反從去聲當作匹至反無從符者從符即是未字

鄭

溱洧秉蕑采蘭水上按韓詩注采作秉

齊

東方未明令之令力呈反作力陳轉作鄰字方與上音叶車鄰同

晨夜晨諸本多作辰

魏

園有桃行閒行𨻳音下孟反

唐

蟋蟀其外吴氏補音𨻳作隊

秦

小戎脅驅叶居懼反又居録反陳云二居字皆當作丘按前後例並用袪字叶若用居字切響不同聲失其緄縢直登反陳云母矣直當作特

陳

宛丘之湯陳云他郎他浪二反恐當作如字或叶他郎反之上辰羊辰亮二反恐當作叶辰羊

反或如字月出心慘當作懆七弔反陳云慘本音七感反蓋本音采早反今七弔反恐是叶音

檜

素冠蘊結叶訖力反陳云力當作栗後同匪風風飄符遥反陳云符當作匹按唐韻飄或與瓢同音老子注旋風也

小雅

天保之恆古登反按陸音登作鄧采薇彼爾按釋音乃禮反說文作薾杕杜不至叶諸力反力當作栗窒音南有嘉魚罩罩竹卓反叶音陳云當作陟角反卓字音相犯鱒魴按陸說作鱒鱒肥肉美燕又上句來字是平聲下乃去聲不相直當改或如字為盈之蓼

蕭燕豈有開改反三字　壽豈無開改反三字　菁菁者莪舊以為比今改為興又下三章四比字皆失改　正月或曰以下五十五字皆無　雨無正或曰正月注文削去或曰一段此或曰亦字乃因前篇而為之恐當削　小旻以敗叶蒲寐反陳云寐當作袂民勞同　深淵叶一均反陳云與上下不叶不若削去　巷伯有昊叶許侯反陳云許當作胡　大田祁祁本多作祁　頍弁維霰而摶按古註摶作摶釋文徒端反字當從手從專　賓之初延康爵按古註主人復酌為加爵爵字恐當為酌　不識叶失志二音陳云失字誤當作如字或叶音志　角弓胥遠於圓切於當作于　猱乃刀反　菀柳柳茂木也毛注柳作菀　采綠狩尺救切陳云尺當作識　瓠葉亨普庚反

大雅

綿兌吐外反陳云吐當作徒 旱麓弟陳云弟本音悌當從叶音 鳧鷖來爲按陸音爲于偽反 篤公劉容刀徒招反陳云當作丁招 京師高山詩記作高丘 卷阿有馮符冰反符當作蒲 民勞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 板出話陸音戶快反 方殿陸音都練反 城壞胡威作胡隈附注云元塗出隈字失於別出 蕩鮮息淺反 咨女音汝欠下同二字 靡誨叶呼洧反陳云當從去聲洧當爲渭 害陳云害入聲叶許曷當爲胡渴 抑不報叶蒲救反吳音敷救反陳云報與赴同蒲字非是 烝民儀圖叶丁五反吳音動五反陳云丁字非是 韓奕虔共共音恭與恭同 常武卿士叶音所諫云士音誤恐即是叱字當削去

本音自與下文叶

瞻卬 反收 殖酉殖由二反陳云殖字誤當作式

魯頌

駉 有駓伾伾 上符悲反下符丕反陳云符字皆當作匹 閟宮 厥功 叶居古按古字下恐[illegible]文字改古字已塗去[illegible]別出奈存其舊 騂犧 虛宜虛何二反陳云當作素何

商頌

長發 不動 叶德總反陳云當作徒總 噫嘻 序誤以後改本參之當去序誤二字

童子問卷末